

舒添宇

秋之遐想

刘福明

的小女孩从人群中钻出来,“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一句童言,还真把人惊呆了。司机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劝说下不吵了。看热闹的人慢慢离去,那个小女孩也被爸爸拉走。此刻,我才看清那个小女孩苹果似的圆脸,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充满了灵气,穿着一件鲜亮的黄衫子,似路边盛开的山菊花。我目送“山菊花”走出视线,消失在薄雾中,心想小女孩初生牛犊不怕虎,勇气可嘉。“山菊花”的美丽和善良,犹如一粒刚刚发芽的种子,带给世间泥土的味道,雨水的味道,星辰的味道,生命之初的清纯味道。我仿佛看到了祖国的山川河流随处可见金灿灿的“山菊花”,在太阳下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家乡的秋天,虽不比神农架绚丽多彩,但又是另外一种黄亮亮金子般的美丽。

自从那一年刚收完苞谷,政府就派来了技术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帮助作规划,扶持群众种烟叶。起初群众的思想也有顾虑,有人说:“政府叫弄啥啥,过去养兔失败了,种药失败了,现在又叫种烟哩?”技术员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这次种烟可不一样,政府实行‘五统一’,统一技术培训、统一分发烟苗、统一配发烟肥、统一修建烤炉、统一收购烟叶。”多亏了组织派来的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组织村干部和返乡大学生出去现场考察,回来现身说法,并决定先选几户有能力有技术有意愿的带头试种。就这一试,种烟户当年就尝到了甜头。从此后,烟叶就成了当地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村里的基础设施配套起来了,环境卫生也改善了,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如今在我们村的七沟八梁上,每到春天,村民们就开着小型旋耕机在烟田里旋耕起垄,覆膜保墒。远看一片片烟田像一面面镜子,一条条烟垄像一条条闪光的银蛇,会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拿着长枪

短炮上下穿梭。到了六七月间,又是另一番美丽的景象,绿油油的烤烟好像给太阳表功似的使劲疯长,十天半月就半人高了,就到了打烟芽子的时候,烟农便迎着早晨初升的太阳,在烟田里留下希望的歌声和浸着汗水的脚印。

到了秋天,烟叶慢慢成熟,开始由绿变黄,由星星点点的黄连成铺天盖地的黄,黄亮亮金灿灿的,到处洋溢着烟农们喜悦的笑声。“开始烤烟了!开始交烟了!”成了烟民的问候语、口头禅。每到烤烟季节,烟田里是烟民忙碌着烤烟的身影,村道上烟民开着小三轮忙着拉烟的身影,烤炉前挂看刚刚出炉的金灿灿的烟叶,烤炉上一缕缕青烟在微风中袅袅升腾,烟站里随处可见烟民忙着数钱的笑脸。

家乡的秋天,是一片金色的世界,是烟农喜笑颜开的日子。再也没有人说政府的闲话了,更多的都是感谢和赞美,“感谢脱贫攻坚好政策,感谢政府扶持的好产业,终于拔掉了我们的穷根子,日子一年比一年滋润了!”

总记得小时候,家乡的秋天是轻盈的、欢快的。那时候的天很蓝很高,晴空万里,白云悠悠。山涧的溪水清澈,潺潺流淌,氤氲着轻盈的烟雾。那时候的秋天最开心的事,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坐在生产队的大场边,仰着头,数着白云下南飞的大雁,目送一群一群的大雁消失在远方;或和小伙伴们在生产队的大场上捡拾连阴雨而绿绿胖胖的豆芽,回家让母亲做一顿美味;还有和小伙伴们一起提着篮子帮大人收苞谷、拔豆子、折甜秆,以及等着分南瓜、分豆角的喜悦。那时候的早晨,留在地里未来得及收获的蔬菜上常常落一层白白的霜抑或露水,晶莹剔透,在太阳下放射光芒。

看一棵树秋天的模样,就像一个到了“秋天”的人。落叶归根,人年龄大了,总

是怀旧,思念故乡。小时候,身在秋中,不知秋的美丽,秋的深度。长大以后,慢慢地喜欢上了秋,尽管春更富有生机活力,夏更热烈明艳,但我还是喜欢秋的优雅,秋的美丽,秋的成熟与厚重。有时候总觉得现在的秋和过去差别蛮大。就拿天气来说,现在的秋天,就很少有过去的天高云淡,很少看到大雁南飞的景象了。现在农村也很少见到庄稼了,因而也难看到苞谷、高粱、大豆果实累累的丰收景象。现在的人也没有过去那么悠闲,农村的壮劳力都去城里打工,就是种了庄稼,收了粮食也卖不了几个钱。现在的人,没了春夏秋冬的概念,夏天随便栽树,冬天随便穿裙子,晚上在喧嚣的红尘中疯狂或哭鬧,就连上的老头老太也不知啥时候染上了动不动就犯人的习气。

我伫立窗前,送别红日晚霞,望着秋月初上。月光皎洁似水,秋思汹涌澎湃。我看着秋风中的落叶,想着小时候秋天的乐趣,秋天的大雁;想着神农架的秋景,善良的“山菊花”想着家乡的变化和脱贫攻坚带来的新生活。

世间没有同样的人生,没有同样的风景。每个人的人生不尽相同,但都有如秋天一样的美丽和收获;哪里都有不尽相同的秋天,但一定有类似美丽的风景和故事。我们应少点浮躁,少点浮夸,多点包容,多点真诚,多点文明……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和谐美丽;我们的人生定会如秋天一样斑斓多彩。



有霜的清晨,我喜欢凝视一片老屋,青瓦覆盖的老屋。它沉淀着太多的光阴,演绎着跌宕起伏的爱恨情仇,荡气回肠的生老病死。冬日的清霜清冷、凛冽,有透骨的寒意,给人视觉以巨大的冲击。也有暖意,瓦上敷了一层清霜,生出了许多空灵和隽永的意味。

乡村的瓦,经过了水与火的交叠洗礼,有着泥土的厚重湿润,有着炉火的炽热奔放。清霜结于瓦,无疑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浪漫而激情。瓦落清霜,如凤凰涅槃,仿佛一个人,历经沧桑,看穿世事,变得内敛、温润、甘美,爱和恨都显得平和谦逊,极少大起大落。棱角磨得圆融,没了咄咄逼人的凌厉芒刺,让人看着心生欢悦。

瓦上落清霜,人间烟火气,有一份温暖体贴的意蕴,有一种诗情画意的雅趣。

老家的瓦,是土生土长的青瓦。瓦青霜白,颇有老窖青花瓷的味道,氤氲出一份宁静淡泊的美。每一片瓦,如竹筒,如断章,如史书册页,记录着瓦屋的故事和村子的传奇。霜天里的瓦,呵护着老屋的安宁,瓦下之人,冷暖自知。早饭的缕缕炊烟从瓦缝间升起,翩跹如冰上舞者,婀娜着,从瓦霜上掠过,氤氲出一份水墨渲染之美。

一对对尾雀在屋瓦上做出绅士做派,仪态盈盈,舞之蹈之,交颈啾啾,实在浪漫得可以。霜花乱飞,珠玉迸溅,光影闪烁。每一片经霜的瓦,都呈现出一份独特的魅力。

一只毛色漆黑的猫公,一只毛色驳杂的猫婆,走在瓦阵上面,悠闲,逡巡,踩出朵朵玲珑的梅花,留下了绝美爱情的韵味。盈盈猫步,踏碎清霜,其声如草虫轻吟,蚕食嫩桑,天地间充满了为有暗香来的意趣。

一片片瓦,取之乡村泥土,塑之工匠之手,成型于阳光和风之力,涅槃于草木的烈焰,一番华丽嬗变,破茧成蝶,变成了村庄的一双双眼睛,一双双耳朵。而瓦上凝霜,就使得村庄的视力和听力,愈加明眸善睐,锐耳善听。看着,听着,这个世界的静美,这个世界的慈悲,这个世界的前世今生。

一场场清霜,一袭袭流年,一幕幕人生悲欢大剧的开场。瓦上霜色斑驳,人间世事纷繁。

落霜的夜晚,分外静谧。禅意浓,心沉静,闲敲棋子落灯花。又是闹的,每一座瓦屋里面,家人闲坐,围炉闲话,灯火可亲,亲情缓缓流淌。喝小酒,品粗茶,话家常,佳肴野蔬,家常小菜,饮几许自家酒,畅叙桑麻农事。是夜有客来访,权且以茶当酒,一道道往茶杯里续水,茶香醺醉,直喝到胃里清波荡漾,满屋子茶香缭绕。人也微醺,抬眼,窗外正一弯新月青天如水。田园乐趣,人情相亲,茶香酒酣,一袭柔软的乡愁倏忽传遍全身。何似在人间?

月落,乌啼,霜满天,一首不老的诗,一幅不朽的画。那旅人,那清霜,那月色,那寒鸟。苏州的瓦,一定很老,一定是琉璃的,晶莹剔透。当年那个屡试不第的落魄士子,怎么也想不到苏州夜泊竟成了千古绝唱。科场不幸诗家幸,一个人的霜天,真是一场诗意暖意融融的霜。

一片片瓦,散发泥土的香味,结缘晶莹月白的霜,惊艳了多少丹青妙手,柔软了多少游子的乡愁?带着使命的瓦,披着一身霜花,冰火两重天,在都市,在乡野,妖娆着,明媚着。

花朵与海洋(外一首)

陈阳

远看是一株花朵
近看则是一片海洋
以花瓣为小船
花朵为海洋
止不住内心的荡漾
我仿佛身在其中
顷刻间全是海洋
单一不是乏味
不是令人窒息的勒索
而是粉红色
是梦幻,是想象
以花瓣为指尖
以花香为鼻子
粉红的梦幻
在静水流淌
渐渐地我成了花朵
我即是花朵与海洋

经过的小巷

灵魂在最深处游荡
视线渐渐变暗而已
无尽的长廊和暗涌的小道
成为孤寂的一部分
屋檐下的滴答声
可能是孤寂唯一弹奏的快乐
没人知道他,我也不知道
我感触过他,远方没有短发与雨伞
只有落寞与悲哀
人在最深处拷问
在到达的一瞬间死去
何须爱意
只有回忆

商州腌菜

王会珍

早上路过菜市场,三轮车上翠绿的莲花白被剥得光溜溜,且价格便宜,我便一下子买了七八个,满满的一大袋,费力提着往回走。路遇熟人不断,不时有人礼节性地问一句,买这么多啊?答曰:“腌咸菜用。”莲花白腌咸菜,山外人没听过,我笑笑不作声。

立冬之后,就到老人家该腌咸菜的时候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十多年前的秦岭山里,冬季家家户户都腌咸菜。那时候,地里种的菜不外乎莲花白、红萝卜和白菜。白菜萝卜腌咸菜软溜溜、韧筋筋不好咬,入味还容易起沫子,莲花白便成了不可多得的主角。记得母亲说过,只有经了霜的菜腌着才能久放不坏。霜降节气过后十几天,莲花白砍回家切成丝,红萝卜绿辣子切成丝,香菜芹菜切段,生

姜切成末,大蒜剥皮。全部都准备好了,切成丝的莲花白用大竹筐担着,清冽冽的河水边刨深一点,下游堵几个大石头就成了小水潭。盛着菜的筐子放到水潭里,水不深不浅刚好没到筐沿。蹲在大石头上,一手提着筐,一手拿擀面杖轻轻搅动,等菜筐下流过的水变得跟河水一样清时,提起来放在岸边石头上,水控得差不多了再挑回去。家里的大缸早已洗净晾干,淘回来的菜倒半筐入菜缸,用擀面杖仔细地压实后,铺一层切碎的芹菜和香菜,再铺切成丝的红萝卜、绿辣子、生姜,还有从香料铺子里配的大料,小瓣的大蒜,最后放上适量食盐。接着再倒进去半筐菜,压实,放调料……一层层直至大缸全部压满后,洗净的大石头压上去,半天工夫,石头

便陷进了菜汁温柔的怀抱,在缸里成了水囤城。腌制好的咸菜需等一礼拜左右,菜叶子变成了水黄色,拿筷子轻轻一搅,满屋子都是淡淡的咸香味。

小时候的冬季,滴水成冰。早饭芋艿糊汤煮好后,捞一小盆咸菜,调一点点的蒜苗油,一顿惬意的农家早餐便大功告成。午餐苞谷糝里下着不多的面条和一把菠菜,几根蒜苗用小铁勺炒了倒进去,加盐就成了调和饭,咸菜更是它的灵魂。因为它的简便和美味,家家户户冬天都是咸菜度岁月,日子也过得生气勃勃并不寒酸乏味。春天到来,天气回暖,缸里的咸菜便很难保存了,白花花的泡沫漂一层,咸菜也被菜汁浸泡得有了酸味。天气晴好的早上,缸里的剩菜连着菜汁一起放到铁锅里煮开锅后控干水分,然

后倒在蔑席上晾晒至干透以便保存。食用时只需用水泡开,控干水加些佐料即可,这在我看来就是正宗的“梅菜”。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家家的菜篮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里人也不再是靠咸菜度日月了。但母亲在世的时候,一直保留着腌咸菜的习俗。如今父母离开我们已十余年了,我们姊妹几个也都离开家乡在外谋生,我也会在他乡的冬季腌制一小罐咸菜打牙祭。

又到一年腌菜季了,老家以前供我们一家腌咸菜用的两口大缸静静站立在屋檐下,木板做的瓮盖上了厚厚一层灰,闲置在老屋的一角,压菜用的大石头也早已不知去向,只有小院在默默地说说着那曾经的故事。

商洛山

(总第 2392 期)
刊头摄影 石祥民

